

被美國簽證新規困住的留學生：“也許我就不該來”

新冠病毒暴發之初，奧利弗·菲爾考克斯(Oliver Philcox)在普林斯頓大學(Princeton University)讀天體物理學研究生的第一年即將接近尾聲。課程於3月停止，後來轉為線上。到5月，他決定回英國的家。

“長遠來看，這是個糟糕的主意，”24歲的菲爾考克斯說。“但我本以為能在9月回去。”現在，特朗普政府發出指令，秋季學期全部在線上課的學生將被剝奪簽證，並被要求離開美國。菲爾考克斯以及無數其他國際學生能否返回美國成了未知數。

許多大學將此視為政治性舉動——試圖迫使它們重新開放，而不是在疫假期間把所有課程搬到線上。對於一些國際學生來說，這一指令導致了令人頭痛的行程問題和不確定性。但是對於其他國際學生來說——尤其是那些祖國陷入動亂或通信技術不足以進行線上學習的人——該決定可能會打亂他們的生活，令他們的未來天翻地覆。

根據2019年國際教育協會門戶開放報告(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)的數據，特朗普政府要求國際學生參加面授課程的計劃將影響約100萬學生。中國是輸送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家，2018-2019年約有37萬人進入美國大學，其次是印度，該年度的人學人數剛好超過20萬人。

隨着現實的來臨，世界各地的留學生現在有可能無法返回美國或留在美國接受教育，因此越來越憤怒。許多人正在重新考慮，儘管美國學府具有專業知識和聲望，但是選擇來這裡是否值得。

西班牙出生的瑪卡雷娜·拉莫斯·岡薩雷斯(Macarena Ramos Gonzalez)即將結束特拉華大學(University of Delaware)的應用生理學博士課程。她坦言：“如果他們真的不希望我在這裡——政府已經在很多方面非常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——也許我根本就不該來。”

她說，這項決定突顯了大多數大學和政府之間的脫節：大學追求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多元

化，而政府則迴避這些原則。成千上萬名學生及支持者簽署請願書，要求政府重新考慮這一決定，並敦促其大學保護留學生。一些大學正在重新評估自己的秋季重新開放政策，嘗試開設一些面授課程。

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已向聯邦法院起訴特朗普政府，要求阻止該指令，它們認為該政策具有政治性，並將顛覆美國的高等教育，而其他大學也試圖緩解學生的擔憂。但是許多人仍然非常擔心。

該指令也引發了困惑，因為目前尚不清楚某些大學是否會提供面授課程，或者該限制是否適用於研究生階段的研究課程。

對於某些國際學生來說，美國一直是一個避風港，為他們遠離祖國的動亂提供了安全保障，而且無需擔心本國基礎設施不支持遠程學習。但是這種安全感現在已被打亂。

去年8月，在伊法特·加濟亞(Ifat Gazia)的家鄉克什米爾，印度政府切斷了互聯網接入，作為加強對爭議領土控制的部分舉措。儘管該服務已于1月恢復，但只有2G網絡可用，因此幾乎不可能通過Skype撥打電話，更無法支持她通過Zoom視頻參加講座的需要。

去年8月，就在印度對該地區進行鎮壓時，加濟亞到達了美國。由於印度政府切斷了克什米爾的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服務，她無法給父母打電話，讓他們知道她已安全抵達。

“我着陸時感到很幸運，”加濟亞說。“但是

這星期，當這個命令到來時，我感到的只有絕望。”

她指出，高等教育通常是美國吸引高科技人才的一種途徑。

“這就是美國很棒的原因，”她說。“但是，許多美國人認為我們只是來這裡索取的。他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做了多少貢獻。”

庫納爾·辛格(Kunal Singh)正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政治科學博士學位，他這樣的學生根本沒有辦法回家。由於印度在3月關閉邊境以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，他一直沒辦法飛回印度。

排外情緒也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從美國頂尖大學畢業的聲望。

“如果我在申請美國學校時就知道會發生這種事，我就不會申請了，”辛格說。“我可能會申請去澳大利亞或英國。”

對於某些人來說，繼續下去實在太過勞神傷財。現年48歲的安德烈斯·海梅(Andres Jaime)的兒子今年19歲，是波士頓伯克利音樂學院(Berklee School of Music)的學生。他說，他們已經決定推遲兒子的學業並返回哥倫比亞。

海梅說，他們之前曾請求大學降低一學期的學費，“因為線上體驗是不一樣的，”但大學拒絕了。政府對簽證的決定更加強了他們回家的決心。

其他學生也開始考慮其他選擇，例如來自上海、21歲的安迪·毛(Andy Mao,音)，他正在紐約大學學習生物學。聽到這個消息時，他正在為

GRE做準備。這是他本科的最後一年，由於美國在研究領域的領先聲望，他曾計劃在這裡學習多年。但是現在，他說他將把加拿大和新加坡的大學納入考慮範圍。

“我仍然喜歡這個國家，”他說。“但是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，我們將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。”

在許多情況下，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配偶和子女也隨他們來到美國，這意味著該指令還將導致整個家庭被移出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孩子們將被迫從他們出生並唯一生活過的國家離開。

正在馬里蘭大學攻讀通訊專業博士學位的娜特·李(Naette Lee)就面臨這樣的情況。來自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38歲的李與比利時籍的丈夫，以及出生在美國、身為美國公民的幼子住在一起。由於歐洲禁止來自美國的非居民旅客，他們將無法一起去往歐洲。

如果李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國家，她將與家人分離——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在疫假期間禁止外國人——包括她的丈夫和兒子——入境。

“這已經不是校園體驗的問題了，”她說。“我們得拋棄我們的生活。”

許多學生甚至還在努力搞清楚自己是否會受到指令的影響，特別是攻讀以研究為主的高等學位的學生。他們通常沒有面授課程，而是獨立學習。

29歲的加拿大人凱爾西·布賴克(Kelsey Bryk)於3月匆忙離開了特拉華大學，在邊境越來越有可能關閉的情況下，她驅車26小時前往溫尼伯的家。過去四年里，她一直在為博士學位而努力，現在可能回不去了。

“我投入了很多時間、金錢和精力，而現在這些努力可能會被毀掉，”她說。

儘管她的大學仍在設法保證國際學生能夠留下，但不確定性是迫在眉睫的。

“現在，我覺得誰都沒有答案，”她說。“而我們只能做最壞的準備，同時寄希望於最好的結果。”



“世界對我並不友好”：隨著美國簽證新規困住留學生，世界各地的留學生現在有可能無法返回美國或留在美國接受教育，因此越來越憤怒。許多人正在重新考慮，儘管美國學府具有專業知識和聲望，但是選擇來這裡是否值得。

又一中美博弈工具!被針對的為何是它?



是白宮為封禁TikTok進行輿論公關和鋪路。他提到，即便TikTok主動自我拆分為一家美國企業，對美國也沒有幫助，情況還會變得更糟，因為那樣的話美國將不得不向中國支付數億美元，以獲得TikTok在美國開展業務的特許。納瓦羅還提到，TikTok聘用迪士尼(Disney)前高管梅耶(Kevin Mayer)擔任新首席執行官(CEO)，玩的把戲和中國電訊業巨頭華為公司一樣。

換句話說，近1年來，無論字節跳動採取何種「去中國(或中共)化」的自保舉措，比如任用美國人當CEO、將總部遷至海外、乃至出售部分股權，都無濟於事。特朗普政府TikTok禁令呼之欲出，美中高科技領域的又一波較量隨之展開。

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的原因很多，但主要原因在《特朗普封殺抖音的四個原因》中已經有所表述。而且，對於講究互惠性和對等性的特朗普政府，要想封殺TikTok，就從來不缺理由。比如，納瓦羅等鷹派認為，既然中國能夠封殺Facebook和Twitter，美國當然也可以封殺TikTok。

一方面，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尋找大選年打中國牌的工具，這種工具很多，比如貿易協議、香港、台灣和新疆議題等等。TikTok也是如此。無論美國是否有確鑿證據，封禁它可以服務於特朗普的選舉目的。

另一方面，字節跳動這樣的中國企業的確給美國帶來了不安，促使美國左右兩翼政客「封」之而後快，以此加大力度應對「中國挑戰」。這種不安或不自信在美國應對華為問題時也有所體現。

也就是說，字節跳動海外影響力之強大，已經足以讓Facebook、YouTube和Instagram等商業對手和美國國會政客所警覺，後經美國各方遊說和政治評估，隨之而來便是所謂的司法及安全調查。1年來，圍繞TikTok內容審查、IP地址、定位和個人數據存儲與處理的安全，美國政客有意將之前對華為的指控套用於字節跳動。

比肩華為的優勢和華為一樣，字節跳動也是一個擁有「全球戰略野心」的科技巨頭企業。它在東南亞、日本等地受歡迎程度高，可以說是中國企業「走出去」最為成功的案例。除蘋果之外，字節跳動也是唯一一家在中國和西方國家均擁有超過1億用戶的科技公司。

尤其是字節跳動在科技領域的優勢，甚至是部分美國科技企業難以匹敵的。

比如，字節跳動的大數據整合、人工智能應用等能力，包括數據抓取和分析、雲計算以及方法論等，都為客戶提供了最優的產品服務。而且，和其他美國互聯網企業相比，字節跳動最早將人工智能和互聯網技術相互結合，併實現客觀的利潤回報，甚至在文化傳播方面發揮巨大影

響力。

字節跳動剛剛進入美國兩年，就被美國情報、軍方和國安系統盯上，原因除了支持它強大的技術優勢外，還和他對美國年輕受眾的吸引程度有關。這一點是阿裡巴巴和百度及騰訊等其他中國互聯網企業無法相比的。據瞭解，現在TikTok在美國的月均活躍用戶有6,500萬至8,000萬左右，16至24歲的年輕居多。2019年，TikTok在美國的下載量超過1.75億次，全球下載量為10億。

如此大的市場衝擊，足以讓美國鷹派議員擔心中國影響力的滲透。

美國瞄準字節跳動、考慮封禁TikTok，和近年對華全面博弈的大背景相關。這再次體現了美國政府對中國科技企業及產品的不信任。尤其對於發起對華意識形態戰爭的特朗普政府而言，封殺TikTok可能會被包裝為防止「中共意識形態滲透」，即納瓦羅所說的「信息戰」。在蓬佩奧和納瓦羅等人看來，凡是一切和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且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品，都可能被封殺。

當然，隨着中國科技崛起，以及更多中國企業「走出去」，還會有更多企業面臨同樣的窘境。比如，封殺華為和字節跳動之後，微信同時也被考量納入封禁名單。所以，兩國在科技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這種博弈將是一場持久戰。

撰文：黃治金

美國將對抖音微信下重手 海外華人咋看?

繼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多位政府高官早前相繼表示，美國正在考慮限制中國短視頻平台“抖音”海外版TikTok及中國社交網絡平台微信後，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(Peter Navarro)7月12日也透露，預計特朗普將對TikTok和微信“下重手”。

美國總統特朗普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美國白宮安顧問奧布萊恩(Robert O'Brien)周一連三天披露，美國正密切關注包括TikTok和微信在內的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序，因為這些社交軟件獲取美國公民的私人數據傳送回中國，進行惡意行為，形容此舉是保護美國公民私人數據行動的一部分。

美國將對抖音、微信“下重手”？

與此同時，美國彭博社12日引述美國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表示，美國政府針對TikTok和微信的工作“才剛剛開始”。由於TikTok和微信對美國構成信息安全威脅，不排除封鎖這兩個應用軟件。

美國退役陸軍軍官肖恩告訴記者，美國關注TikTok和微信的出發點從信息安全層面升級至意識形態的對抗：“中國政府的宣傳和假信息活動已經成為美國要遏制的部分，同時也是一個對等原則。從美國聯邦調查局或者美

國司法部的角度來講就是數據安全為理由；如果是國務院層面就是媒體對等原則來應對。”

禁用抖音行動已開始

彭博社的報道說，出于安全原因，美國富國銀行集團(Wells Fargo & Company)已要求員工將TikTok從公司手機上移除。美國亞馬遜公司日前被曝要求員工刪除TikTok，卻在幾小時後撤回命令，說是“誤發”。事件引起納瓦羅的不滿，他批評亞馬遜的決定意味着“中國對美國企業影響力極大”。

不過，美國陸軍、海軍早在今年一月就禁止所屬人員在政府手機上使用TikTok，認為TikTok是“網絡威脅”。

肖恩分析，美國對TikTok和微信禁令很可能擴大至所有政府部門：“比如政府機構不允許把下載了微信、抖音的手機帶到政府部門工作的各個地方。政府也可以和手機平台溝通，以國家安全的理由要求他們採取一些行動。”

海外華人怎么看？

微信和TikTok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，微信更是海外華人與國內家人聯繫、還有獲取新聞信息的主要渠道。美國計劃限制微信和TikTok的計劃將會對他們產生什

么樣的影響呢？

不願透露真實姓名的在美中國留學生Kim向記者表示，社交軟體的選擇本來就繁多，相信若美國真下令禁止微信和TikTok對海外華人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：“不用微信可以用其它聊天軟件，不看抖音也可以看別的短視頻軟件，微信的行動象徵意義更大。眾所周知，微信和抖音是受到中國政府審查的，美國民衆的信息不應該受到外國政府的監視。”

另一名中國留學生黃同學也因安全考慮不願透露全名。他說，自己從來不用抖音，但為了方便和親朋朋友聯繫，需要使用微信。然而，微信監控用戶等一系列問題讓他考慮以後徹底“拋棄”微信，同時表示支持美國政府的決定：“我覺得，這樣做可以有效削弱、遏制中國官方對海外的宣傳洗腦影響力，是阻止當局對自由世界滲透破壞以及顛覆活動的必然選擇。不過今後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群體將被迫逐漸放棄微信和抖音，這有個適應過程。”

Kim也說，雖然可以將美國禁抖音和微信看作反洗腦的契機，但很多人不願踏出舒適區和融入西方社會而依舊選擇看中國的媒體，所以還是要取決於個人希望追求自由民主和不同

價值觀的心願。

那麼，面對美國的舉

動，中國會採取反制措施嗎？

肖恩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說，中國能有所作為的空間非常有限：“國外比較活躍的平台，像谷歌、油管、推特、Instagram這些已經被中國封鎖了。這些公司對於進入中國市場其實也有很多疑慮，畢竟到處都有很多陷阱。”

彭博社的報道說，面對美國的指控，TikTok始終矢口否認。一名消息人士更提到，該公司正變更公司結構，意圖拉遠與中國的距離。

納瓦羅對此則不“買賬”，認為就算TikTok被出售給美國買家也無法解決問題，“情況反而會變得更糟”，因為美國不得不向中國支付數十億美元來換取TikTok在美國的運營權。他還以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公司聘請前迪士尼執行長梅耶爾(Kevin Mayer)為例，如果TikTok“照葫蘆畫瓢”找一位“美國傀儡”也不能解決問題。

